

和平發展觀察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5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20 年 12 月 15 日

2020 年总统大选背后的种族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创新工程首席专家、研究员

姬虹

2020 年美国大选形势已经明朗，通过现有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种族依旧是大选重要的影响因子。此次大选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肆意横行的背景下举行的，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受到疫情严重波及，5 月底以来由于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社会示威活动也一直延续到大选来临。种族矛盾的激化，从某种程度上会激发少数族裔的投票热情，加大特朗普连任的困难。所以大选前有媒体和学

者就预测，少数族裔的票源会大幅度回流拜登，助力他在全国范围内大获全胜。大选结果与这种预判有很大区别，拜登的胜利确实依仗了少数族裔的投票，尤其是在选情胶着的摇摆州，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作用，特朗普出乎意料地获得一部分少数族裔的支持，尤其是在拉美裔中。原因何在？这种状况对未来社会走向有何影响？这是本文将关注的问题。

一、2020 年大选少数族裔投票情况

随着人口增加，少数族裔的选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20 年主要少数族裔群体合格选民数量和占比如下：黑人 3000 万人，占比 12%，拉美裔 3200 万人，占比 13%，亚裔 1100 万人，占比 5%，亚裔是当下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选民群体。少数族裔选民占到全国总选民人数的 30%左右，而且近三分之一的选民集中在摇摆州。根据 CNN 出口民调数据，拜登获得了黑人 87%、拉美裔 65%、亚裔 61%的支持，与 2016 年希拉里相比，这三个数字都有细小的下降（2016 年分别是 89%、66%、65%），拜登在白人中的选情略有好转，获得了 41%的选票，希拉里当年是 37%。少数族裔的选票奠定了拜登在摇摆州的胜利。例如在佐治亚州，拜登以不到 0.3 个百分点险胜特朗普，这是佐治亚州近 30 年来第一次支持了民主党候选人，黑人占选民人数 29%，拜登获得了 88%黑人、75%拉美裔的支持。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仅以 0.3 个百

分点领先特朗普，非白人选民占比是 25%，拉美裔的支持（63%）是关键因素，该州马里科帕县 75%拉美裔支持拜登，皮马县是 80%、尤马县是 74%。再如，民主党一举夺回宾夕法尼亚州，黑人的支持不可或缺，费城所在的费城县黑人选民占比 11%，92%的黑人、75%拉美裔支持拜登，为拜登在宾州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相对于 2016 年，特朗普在少数族裔中的表现有好转，尤其是在黑人男性和拉美裔中，特朗普是 1960 年以来获得少数族裔支持率最高的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率是 25%），2016 年这个数字是 21%。特朗普在黑人男性中支持率是 19%（2016 年是 13%），这些黑人男性政治立场偏保守，所在地域多在中西部，文化水平高中或高中以下。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的拉美裔中支持率较高，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古巴裔中表现最为出色，该县古巴裔选民占到 34.5%，特朗普获得了 55%以上古巴裔的支持，尽管拜登最终拿下了该县，但只有 7 个百分点的优势，远少于 2016 年希拉里的 30 个百分点。除了古巴裔外，特朗普还获得了 30%波多黎各裔、48%其他拉美裔的支持，奠定了他在佛州取胜的基础。

二、少数族裔投票倾向变化的原因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人口逐渐增多，他们手中的选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少数族裔对特朗普支持

率变化可以折射出美国族裔多元化社会的复杂性。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但由于祖籍国、意识形态、经济状况、宗教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投票倾向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倒向共和党。

首先，拉美裔是个泛称，内部情况复杂。拉美裔中人口中居前三位的族裔群体是墨西哥裔（61.9%）、波多黎各裔（9.7%）和古巴裔（4.0%）。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古巴裔支持共和党，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他们认同特朗普对古巴的强硬政策。波多黎各裔选民占到拉美裔合格选民的三分之一，选前有舆论认为，由于特朗普反对给予波多黎各州的地位以及应对飓风玛丽亚不力，会把波多黎各裔进一步推向了民主党，但实际选情是特朗普在波多黎各裔中表现比2016年还好，支持率是35%。另外，佛罗里达有20万委内瑞拉移民，其中一部分人是马杜罗就任总统后出逃的，这些人支持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政策。由于是新移民，他们之中的合格选民不多，约有5万选民，集中在迈阿密附近。墨西哥裔是拉美裔中最大的群体，与美国关系最悠久，同化程度最高，本土出生的墨西哥裔和新移民有着很大不同，得克萨斯州查巴塔县拉美裔人口占到94.7%，其中的墨西哥裔已经在此居住数代了，不关心政府的移民政策，注重经济议题，关心自身就业和经济状况，特朗普获得了52%拉美裔支持，2016年他仅获得了32%支持

率，拉美裔的复杂性使得其投票行为呈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经济议题是导致少数族裔倒向共和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疫情爆发之前，黑人、拉美裔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的贫困率是10.5%，为1959年以来最低，黑人是18.8%（2018年是20.8%）、拉美裔是15.7%（2018年是17.6%）。此外，在失业率方面，2019年9月全国是3.5%、白人3.2%、黑人5.5%、亚裔3.5%，拉美裔3.9%，也是近年来较低的。特朗普上台后，曾出台过“拉美裔繁荣倡议”，对从事商业、服务业、企业的拉美裔提供扶持政策，对黑人也有过“梦计划”等，该计划涉及增加黑人工作机会、推动黑人商业活动，为黑人教育提供资助等。这些计划是否有过实实在在的推进，有待研究，但2019年9月《华盛顿邮报》根据劳工部数据，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增加了52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450万个是由少数族裔占有的，经济的好转使得一部分少数族裔获益，他们也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再次，宗教因素不能忽视。一些少数族裔政治立场偏保守，在堕胎、持枪、同性婚姻、LGBTQ权利等社会议题上与共和党观点契合，是共和党的选民，这以拉美裔中天主教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根据皮尤2019年的数据，拉美裔中47%的人信奉天主教、24%的人信奉基督教。2020

年大选拉美裔天主教徒中有 32%的人支持特朗普，近年来拉美裔中的基督教福音派发展迅速，分布主要在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内华达等州，特朗普在他们之中的支持率 2019 年以来从 37%上升至 50%。佛罗里达 20%的拉美裔是基督教福音派，共和党对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裔福音派教徒的成功动员，进一步扩大了特朗普在佛州的战绩。这与特朗普政府支持“亲生命”观点，反对堕胎，支持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大法官等一系列举措有关，使得倾向保守的拉美裔与民主党拉开距离。

最后，对个人内在利益的关切。2020 年大选日加利福尼亚州全州公决，否决了 16 号提案（Prop 16）。16 号提案内容简单，即是否废除 1996 年加州宪法修正案 209 号提案，在全州重新实施“肯定性行动”。209 号提案规定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和公共工程承包中取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肯定性行动”。16 号提案以 57%：43%败北，亚裔对该提案尤其反对，2020 年 9 月加州民调显示，43%的亚裔还没有决定是否支持或反对 16 号提案。拉美裔也持反对态度，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 14 个县都投了反对票。亚裔反对 16 号提案是出于自身利益，亚裔占加州人口 15.5%，但占了加州州立大学学生总数的 30%，如果恢复肯定性行动，大学录取考虑种族因素，为了平衡校园种族构成，亚裔尤其是华裔的学生人数必定急剧下降，这是亚裔家长拼命反对的

根本原因。相对于 209 提案通过的 1996 年，加州白人人口从 52% 降到了 36%，拉美裔占了全州人口的 39%，成为全美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州，但却是少数几个禁止肯定性行动的州，此次 16 号提案被否决，选民似乎超出了寻常的党派忠诚。77% 的共和党人、27% 的民主党人、63% 的独立人士持反对态度，个人利益起了决定作用。

三、少数族裔对未来政治生态影响

从此次大选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受各种因素制约，目前少数族裔的人口优势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政治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大选选情。第二，少数族裔内部构成十分多元，投票倾向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1) 人口决定命运，但竞选动员与策略更关键。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了“人口决定命运” (Demography is destiny) 的著名论断。美国选举中出现的新情况，确实是人口构成变化的结果，白人选民越来越少，少数族裔选民人数上升，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基本盘，选举应该对民主党有利，民主党一直希望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成功翻盘，因为两州少数族裔人口剧增。但是此次大选所揭示的现象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并没有出现少数族裔选票大量回流的情况。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所提到各种原因外，两党不同的竞选策略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为例，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横扫古巴裔选票，在于有效的竞选策略。古巴裔近年来人口构成变化很大，44%古巴裔出生在美国，年轻人（18-49岁）56%是民主党或倾向民主党，50岁以上39%是共和党，老一代古巴裔逐渐老去，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和共和党绑在一起。特朗普除了多次造访佛罗里达，和古巴裔拉近关系，用上门拉票、大规模民众集会等传统竞选方式动员古巴裔外，特朗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等于点中了所有古巴裔以及委内瑞拉裔的命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古巴裔和委内瑞拉裔迅速倒向了共和党，此次拜登团队更注重夺回白人选票，忽视了少数族裔选民。竞选中还出现了“不当”行为，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迈阿密市参加民主党首选辩论时，为了给一群工人打气，引用了古巴革命人物切·格瓦拉的话，引起古巴裔强烈不满。特朗普在佛州成功竞选，使得他较2016年相比，多获得了20万张拉美裔的选票，确保了他在该州的胜利。

（2）少数族裔投票取向更加模糊，是否会加速未来政党重组需要观察。身份政治强调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如少数族裔）的权利，民主党利用这张王牌，企图将少数族裔归拢到自己的旗下，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各族裔对种族/族裔认同的认识不尽一致，根据皮尤的数据，75%的黑人认为种族认同很关键，而拉美裔只有31%、亚裔24%持同样观

点，族裔间的复杂性，影响了族裔认知。少数族裔占民主党成员的 30%-40%，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政治立场属于温和/保守，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更偏向共和党，随着民主党的进一步左转，会不会使得思想偏保守且肤色接近白人的少数族裔疏远或干脆离开民主党，出现新一次的政党重组？现在还存在不确定性。上一次的政党重组是民权运动时期，南方白人出走民主党，投向共和党。

(3) 种族冲突与族群矛盾是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美国 2020 年大选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美国的种族问题。根据盖洛普的数据，2020 年 5 月底即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城市骚乱不久，19%的人认为种族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比例是近年来最高，1992 年洛杉矶骚乱后是 15%，2020 年 10 月底大选前夕，种族问题/种族关系位列选民最关心的议题第三位，这两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众对当下种族问题的担忧。自民权运动以后法律上的平等并没有给少数族裔带来现实中的平等，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根据相关数据，1983 年至 2016 年三十余年间，扣除价格因素，黑人家庭中位数的财富缩水了一半多，同期白人中位数财富增加了 33%，《福布斯》富豪榜美国最富有的 400 人占有的财富是所有黑人家庭和四分之一拉美裔家庭财产的总和。贫富差距成为种族矛盾最尖锐的表现。今年 5 月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城市骚乱，波及美国全境，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持续

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据说有上千万人）、获得社会认知度最高的抗争运动，皮尤中心的数据显示，此次“黑人命也是命”运动获得了近70%的成年人，其中60%白人、86%黑人、77%拉美裔和75%亚裔的支持。城市骚乱从表面看是警察暴力执法导致，实际上还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作祟，弗洛伊德之死带火了“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个词汇，此前只有思想偏自由的学者才使用的术语，如今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词语。如何从结构和制度层面解决种族问题，是美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否则不管谁赢了大选，美国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责编：王劭宇）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9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20.12.15